

谭其骧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河史论丛

HUANG HE SHI LUN CONG

黄河史论丛

谭其骧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河史论丛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5 千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1986 年 10 月第一版 198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00

书号: 12253·001 定价: 2.10 元

前 言

研究黄河变迁的历史，在我国是有相当悠久的传统的。解放以后，为了总结历史时期治理黄河的历史经验，黄河水利史、黄河中上游自然环境和下游河道变迁等研究课题，愈来愈受到有关同志的重视。五十年代出版了中山大学岑仲勉教授数十万言巨著《黄河变迁史》，前几年黄河水利委员会也编撰了《黄河水利史提要》，这些专著为当前的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推动了水利史、历史地理等有关学科研究工作的深入。

作为历史地理工作者，我们也做过水系变迁方面的专题，包括对我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黄河变迁的研究。我们深切体会到要真正摸清历史时期黄河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总结人们在治理黄河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需要注意下列二个方面。

第一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进行学术研究，为的是探索真理，更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前在研究历代河道变迁和水利工程方面也有“左”的干扰，强调与所谓“政治”挂起钩来。譬如讲黄河变迁，有的同志总认为统一时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河患较少；分裂时期，战争频繁，政治黑暗，河患就一定很多。然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情况却偏偏并不如此。统一强盛的西汉时代，特别是汉武帝以前百有余年河患很频繁，而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之久的分裂时期，战争不绝，政府无暇顾及河事，河患却相对地大大减少。唐朝号称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河患也比魏晋南北朝多。宋金以后，不能说没有相对的太平盛世，但河患可以说一直是愈演愈烈。可见政治上的治乱至少与河事并不密切相关。有的同志为

了坚持政治上治乱是黄河决溢频繁与否，黄河流域水灾多少的决定因素这种看法，硬说魏晋南北朝是黄河史上记载缺略时期，只是记载缺略而已，实际上那时河患不会很少。这当然完全出于主观臆测，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有的同志讲治河历史，总是说古代劳动人民如何伟大，治河成效如何显著，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河政如何腐败，解放后，治河成效又何等显著，等等。这种说法更令人喷饭，试问：封建社会难道不算是反动统治吗？封建时代的河政难道比国民党时代远为高明吗？所以研究黄河变迁，同研究其他学术问题一样，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应该先弄清史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认识客观规律。

第二是全面地看问题，要用辩证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譬如有人认为黄河的含沙量古今基本不变，因而历史时期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状况的变化，与下游河道变迁的关系不大，决定下游河床闹不闹决溢的关键在于防洪工程做得牢固与否。有的则认为先秦时期黄河中上游植被复盖良好，水土流失轻微，所以河患很少。只是西汉以后，中上游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才引起下游河道的不断改道，因而下游工程的意义不大，要消弭河患，主要在于中上游的水土保持。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片面性。一方面，考古资料、文献资料都证明：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全面筑堤以前，河道在河北平原上是经常决溢改道的；筑堤以后，河道才固定下来，形成见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记载的西汉大河故道，维持到王莽时代不变。可见在中上游植被良好时期，并不能使黄河的含沙量减少到下游即使没有堤防也不闹决溢；另一方面，后代如明万历年间潘季驯治河、清康熙年间靳辅治河，都致力于下游的河防工程，河患都有一定程度的减轻。解放以后，由于河防工程搞得不好，尽管中上游水土流失仍然很严重，三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决口，有力地证明了下游工程的重要性。可话又得说回来，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毕竟是消除下游河患的根本措施。东汉以后直至唐代，黄河在近千年时间里，决溢很少，也没有发生过大

的改道。如果完全归功于东汉初年王景主持下仅仅历时一年的治河工程,显然是说不通的。这不能不与中上游植被状况的改善、黄河水流中泥沙相对减少有关。所以我们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和下游工程措施是缺一不可的,只强调一个方面,就失之偏颇。

由此可见,要探求黄河变迁的规律,总结治黄的历史经验,首先要把黄河变迁的历史过程搞清楚。近年来收到不少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来函询问黄河变迁的具体史实问题,当然在回信中是很难讲清楚的。于是我们考虑编一本集子,将一部分反映黄河历史基本概貌的论文汇集在一起,以便初学者对黄河的历史有一个轮廓的了解。有关黄河历史的论文很多,这里选的不一定恰当,不免挂一漏万。如果这本小册子对年轻历史地理工作者有一点帮助的话,也算是不违初衷了。

谭其骧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谭其骧 (1)
《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	谭其骧 (1)
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	谭其骧 (17)
黄河在中游的下切·····	史念海 (46)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谭其骧 (72)
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 原因”后·····	邹逸麟 (102)
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	周魁一 (108)
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	邹逸麟 (131)
金明昌五年河決算不上一次大改道·····	邹逸麟 (146)
元代河患和贾鲁治河·····	邹逸麟 (150)
万恭和《治水筌蹄》·····	邹逸麟 (174)
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河患及其治理·····	王京阳 (186)
黄河下游明清时代河道和现行河道演变的 对比研究·····	徐福龄 (204)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	邹逸麟 (221)
大伾山、广武山与黄河·····	马正林 (243)

《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

谭其骧

《山海经》这部书，由于后代读者不能理解它的内容，长期以来一直被斥为荒诞不经之言。清代考据之学兴起，先后有吴任臣、毕沅、郝懿行、吴承志等人对《山海经》作了注释，广证博引，确是下了不少工夫，但都距离真正充分理解这部书尚远。单就山川方位而言，就往往把经文中依次排列的山川，解释成一南一北、一东一西相去极远的两个山或两条水。例如，对《北次三经》的高是之山、滋水解释为在今山西北部，却对“其北五百里”的沂山和般水解释为在今山东境内（郝懿行）。锡山、牛首水解释为今河北邯郸县西北紫山和牛照河，而对“又北二百里”之景水、海泽解释为河水注于渤海（吴承志）。这样的注释，当然难以使读者提高对本书科学价值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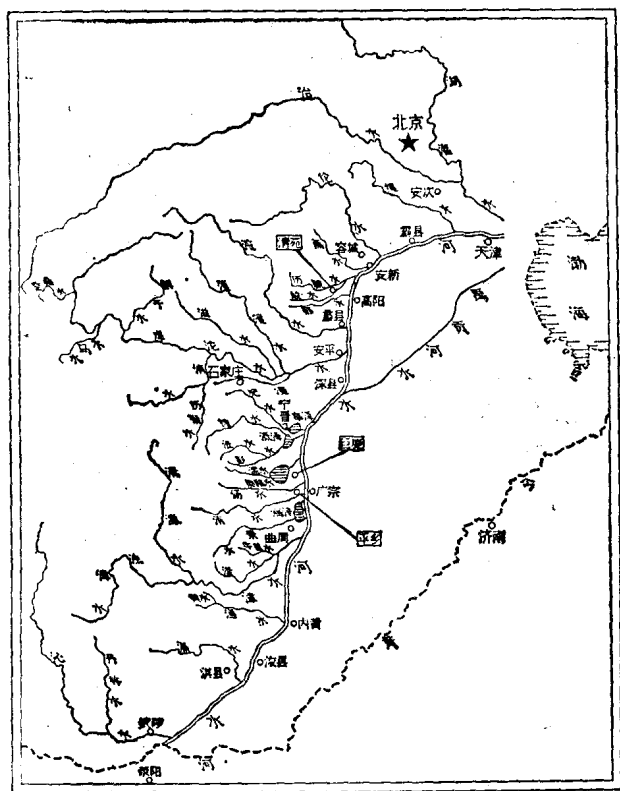
对《山海经》科学价值的忽视，也充分反映到对黄河史的研究上。古今所有研究黄河的学者多以《尚书·禹贡》篇里记载的河水为最早的大河故道。从司马迁开始，一直到清代研究黄河变迁的名著——胡渭《禹贡锥指》、现代研究黄河的巨著——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叙述黄河的历史，都从《禹贡》大河讲起，对《山海经》根本不予理会。

实际上《山海经》中《山经》部分包含着很丰富的有关黄河下游河道的具体资料，《山经》的著作年代虽然难以具体确定，但它是先秦著作是决无问题的，一般都认为在《禹贡》之先。只是由于《山经》中对河水本身只有“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入无达”，“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西次三经》）这么几

句，缺乏像《禹贡》导河一节那样对河水下游河道有具体流路的记载，因此，《山经》里有关河水的具体记载竟长期以来不为人所重视。但我们如把《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摸清楚，加以排比，再以《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水经》和《水经注》时代的河北水道予以印证，就可以相当具体地把这条见于记载的最古的黄河故道在地图上显示出来。

下面即将《北山经·北次三经》中河水下游支流逐条予以考证。

沁水 丹林水 《北次三经》自西南而东北第十九山曰谒戾



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图

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沁水即《汉志》、《水经》沁水，今沁河。据《水经沁水注》，古沁水自今武陟县治（木栾店）以下，又东流经县东十六里武德故城南，又东南入河，与今沁河自县治西南折南流入黄河不同。丹林水即《汉志》绝水，《水经沁水注》丹水，今丹河。《沁水注》引此经直作丹水，无林字。丹水入沁而经云入河，盖谓合沁入河。

嬰侯水 汜水 謁戾山又有“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水经汾水注》引此经作“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汜水”。嬰侯水即今平遥县东南中都水，汜水（汜水）即县东贺水，二水合流后西流注于汾水。二水不属于河水下游支流。

濊水 第二十山曰沮洳之山，“濊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濊水即《汉志》《水经》淇水，《水经注》引此经亦作淇水。《汉志》淇水入河同此经。东汉末曹操于淇水口遏淇水东入白沟，故《水经》淇水下游为白沟。今淇河南流至浚县西南淇门入卫河，略同曹操故迹，汉以前淇水则自此更南流入大河。

黄水 洹水 第二十一山曰神囷之山，“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洹”。据《水经洹水注》，黄水乃汉隆虑县即今林县境内洹水之北源。洹水即《汉志》《水经》洹水，今安阳河。此经不及洹水所注，按《水经》洹水“东过内黄县（故城今内黄县西北二十里）北，东入于白沟”，自此以上白沟本大河故道，即《汉志》所谓“邶东故大河”，则《山经》时洹水当在此入河。《汉志》洹水“东北至信成（故城今清河县西北）入张甲河”，自内黄以东乃战国后所形成，非洹水故道。

潞水 欧水 神囷山又有“潞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欧水”。按《汉志》《水经》潞水（今潞阳河上游）在漳水北，此潞水欧水在漳水南，不知所指。

黄泽 《北次三经》第十四山曰虫尾之山，“薄水出焉，而

东南流注于黄泽”。第十六山“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此黄泽在沁水之西南，不得为《汉志》《水经》内黄县界内荡水所注之黄泽。

漳水 第二十二山曰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漳有清漳、浊漳二源，此经以二源会合以后为浊漳，与《水经》同，较《汉志》《说文》以合流后为清漳为合理。《汉志》漳水“东北至阜成（故城今阜城县东）入大河”，《水经》漳水“东北过平舒县（故城今大城县治）南东入海”，此乃后世迁变。古大河在汉晋斥漳县（故城今曲周县东南）南会漳水，见《水经浊漳水注》。

清漳水 第二十三山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东流于浊漳之水”。指清浊二漳会合以前之清漳水。

牛首水 滏水 第二十四山曰锡山，“牛首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滏水”。牛首水即《汉志》、《水经浊漳水注》中的牛首水；源出邯郸市西北，今上游犹名牛照水，流经县北曰西河，又东注于滏阳河。《汉志》《水经注》牛首水东入白渠水，此段白渠水即今滏阳河；汉世及汉前之滏水则更在白渠之东；故《山经》牛首水入滏处应在今肥乡或成安县界。经文不及滏水源流。按《汉志》魏郡武始县“漳水东至邯郸入漳”，“漳水”系“滏水”之误，“邯郸”系“邯沟”之误。武始故城在今武安县南，东北去邯郸五十里。邯沟故城在今肥乡县西北十里。是汉世滏水上游同今滏阳河，东南流经磁县城南后，应东北流至肥乡县界入漳。《山经》滏水同。《水经浊漳水注》滏水入漳处在今临漳县境邺城附近，此乃后世迁变。

景水 海泽 第二十五山曰景山，“景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海泽”。景水即《汉志》、《说文》滏水。滏同浸，景滏音近而变。《水经》作洛水，今曰洛河。《淮南子·地形训》“釜出景”，高诱注“景山在邯郸西南”。是景山即今武安县南鼓山，洛河出其北麓，滏阳河出其南麓。《汉志》滏水下游“东北至东昌入虬池河”，此后世迁变。《山经》景水应自今永年县（临洛关）东与今洛河别而东流至曲周县北注于海泽。《初学记》州郡河北道引《水经注》云：“洛水东北

迳广平县故城东，水积于大泽之中，为登泉，南北四十里，东西二十里，亦谓之黄塘泉”。《水经浊漳水注》谓白渠水所蓄之鸡泽，“东北通澄湖”，准以地望，澄湖亦即登泉。广平故城在今鸡泽县东二十里，泽在其东，应在今曲周县北境。洺水即《山经》景水，则澄湖即《山经》海泽。《山经》不及海泽所归，据其时大河经其东，知泽水应泄出东注于河。

第二十六山曰题首之山，“无水”。

洧水 第二十七山曰繡山，“洧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洧应读若有，即《汉志》《说文》澗水，有澗音近而变。今沙河县北沙河。《汉志》澗水“东北至任（今任县东）入滹，此后世迁变；《山经》洧水约当东流至今平乡广宗界上入河。

汤水 第二十八山曰松山，阳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河”。按《太平寰宇记》邢州沙河县有“汤山在县西北七十一里”，下引《山海经》云：“汤山，汤水出焉”。《太平御览》卷四五河北诸山有汤山条，引《山海经》云云同《寰宇记》，而不及山在何州县。今本《山海经》不见《寰宇记》、《御览》所引云云，疑此条松山阳水即汤山汤水之钞讹，准以地望殊合。汤水应即《汉志》出襄国（今邢台县）之蓼水。《寰宇记》龙冈县下云：“蓼水一名达活水，出襄国西水井冈”，盖“汤”缓呼之为“他郎”，又音变为“达活”。今邢台县西北约四十里有谈话村，“谈话”又“达活”之音转。其地距沙河县旧治正约七十余里。《汉志》蓼水“东至朝平（故城在今任县南和间）入澗”，此乃后世迁变。古汤水当自邢台东流至今巨鹿广宗界上入河。今堙。

潦水 泰陆水 第二十九山曰敦与之山，“潦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按《寰宇记》赵州临城县“敦与山在县南七十里，泚水所出”。邢州内丘县蓬鹊山“在县西六十三里。《地理志》云，中丘（故城今内丘县西十里）逢山长谷，渚水所出”。内丘县西六十里，正当临城县西南七十里，是蓬鹊山即敦与山，泚水、渚水皆出此山。《寰宇记》虽分系于临城内丘二县，于《汉志》则皆出

中丘，泚水出西山穷泉谷，当指此山之阴，渚水出蓬山长谷，当指此山之阳。是《山经》渚水即《汉志》渚水。水之上游今曰柳林河，源出内丘县西，东流至县治南，此下已堙。《山经》渚水约当东流至今隆尧县境入泰陆水。《寰宇记》任县下有“渚水在县西一十五里，从龙冈县北来”，与《山经》渚水地望不合，当是另一渚水。泰陆水即《汉志》及后世大陆泽。经不言泰陆水所注，参以《水经浊漳水注》漳水“迳南宮县故城西，其水与洧澧通为衡津”，洧澧即大陆泽尾间，此处漳水即《山经》大河故道，则泰陆水应东北泄出入河。其时景水、洧水、汤水皆入河不入泰陆水，是泰陆面积当犹不甚广阔。

泚水 彭水 敦与山又有“泚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泚水即《汉志》泚水，今泚河。惟经所谓泚水仅限于合彭以上一段，合彭以下被目为彭水。《隋书·地理志》赵郡房子县“有彭水”。隋房子县故城在今临城县西南，地接内丘。《寰宇记》内丘县有“沙沟水源出鹁山，东流经县北五里”。《清统志》引旧志“沙沟水出蓬山，东流八十里至唐山县界入泚河。”鹁山蓬山皆蓬鹁山之简称，亦即敦与山，则沙沟水即《山经》之彭水，疑即得名于源出蓬山。沙沟水上游即《清统志》发源内丘县西，流经县北之李阳河，惟李阳河下游入大陆泽而不入泚，此乃后世之迁变。今惟县北以西有水，以东已堙。泚彭会合后《山经》目为彭水，《汉志》目为泚水，故《汉志》但著泚水而不及彭水，《山经》彭水之下游，即《汉志》之泚水也。

槐水 泚泽 敦与山又有“槐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泚泽”。按槐水见《寰宇记》赵州平棘县引《水经注》，赞皇县引《隋图经》，即今槐河，出赞皇县西北，东流经元氏县南高邑县北。又有济水，见《汉志》《续汉志》常山郡房子县、《说文》、《元和郡县志》赵州赞皇县，即今济河，或作洧河，出赞皇县南，东流经高邑县南。据《清统志》，旧时二水合于柏乡县北，又东至宁晋县界入宁晋泊。《山经》以槐水为干流，故有槐水而不及济水，《汉志》以济水为干流，故有济水而不及槐水。《寰宇记》赞皇县下引《隋图经》云槐水“亦曰济水”，非

是。泝泽，《水经浊漳水注》中作泝湖，顾名思义，当得名于为泝水所潜。《山经》虽不详彭水所归，彭水下游既即泝水下游，自当入泝泽。泽又为槐水所注，以地望推之，应相当于明清时代宁晋泊之西南部，今堙。《汉志》济水作入泝而不作入泝泽，则以《山经》及《水经注》盖就其夏秋水盛时而言，而《汉志》乃就其冬春水枯时而言。

历聚水 洧水 第三十山曰柘山，“历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历聚水出于在敦与山（今赞皇、临城、内丘县界上诸山）与维龙山（今元氏获鹿县界上封龙山）之间之柘山，其水北流，以地望推之，应即《水经浊漳水注》中之泽发水，今冶河，一作松溪河。泽发水北流注《汉志》绵蔓水即《浊漳水注》之桃水，今绵河，一作桃河，应即此经洧水。

肥水 皋泽 第三十一山曰维龙之山，“肥水出焉，而东流注于皋泽”。维龙山即飞龙山，一作封龙山，在今获鹿县南元氏县西北界上。《汉志》常山郡石邑县，“井陘山在西，洧水所出，东南至麋陶（故城今宁晋县西南）入泝”。石邑故城在今获鹿县东南。是则石邑西之井陘山，实指飞龙山，肥水应即《汉志》洧水，今洧河。《汉志》洧水入泝，明清时洧水入宁晋泊，则肥水所注皋泽，应相当于明清宁晋泊之西北部。今堙。

敞铁水 大泽 维龙山又有“敞铁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泽”。待考。

木马水 第三十二山曰白马之山，“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庾沱”。木马水即《水经注》三会水（《寰宇记》忻州定襄县引），今牧马河。白马山今仍古名，在忻县西南六十里。

空桑水 第三十三山“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庾沱”。空桑山当即今云中山主峰，海拔2,645公尺。空桑水当即今云中水，东流入溥沱河。

庾沱水 溥水 第三十四山曰泰戏之山，“庾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溥水”。庾沱水《汉志》作庾池河，《水经注》作溥沱河，

即今漳沱河。《山经》虬沱水东流至今晋县注入淦水。《水经注》有井陘山水，“出井陘山，世谓之鹿泉水”。《元和志》、《寰宇记》获鹿县下皆云：隋置鹿泉县于此，以鹿泉得名。“鹿泉出井陘口南山下”。“井陘口在县西南十里”。石邑县下皆云：“鹿泉水一名井陘水，南去县十里”。鹿淦音近，鹿泉应即《山经》之淦水。《水经注》鹿泉水东注绵蔓水、此所谓绵蔓水于《汉志》实为大白渠水。《山经》淦水自今获鹿以下当循此道东流。惟《汉志》大白渠水东南入斯洙水，《山经》淦水既为虬沱水所注，则应在今晋县附近会虬沱水，东北流取道汉之虬池河，至今安平县东入于河。

液女水 泌水 泰戏山又有“液女之水出于其阳，南流注于沁水”。待考。

滹水 第三十五山曰石山，“滹水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虬沱”。滹，读若户；孤，读若孤；滹孤一声之转，滹水应即《汉志》孤河、《水经》孤水。此经虬沱水所出泰戏山与滹水所出石山相接，与《汉志》所载虬池河与孤河（今本误作从河）同出代郡鹵城（故城今繁峙县东一百里）符合。《说文》“孤水起雁门蓐人（故城今繁峙县稍南，盖其时并鹵城入蓐人）戌（今本误作戌）夫山”，而郭璞注此经虬沱水曰：“出雁门鹵成县南武夫山”，武夫无疑即戌夫，则虬沱与孤水所出实一山之两麓，故《元和志》代州繁峙县径谓“泰戏山一名武夫山”。《通典》繁峙县“有虬池河，源出县东南孤阜山”，则此山又有孤阜之名，当得名于为孤水所出。《寰宇记》繁峙县“泰戏山一名武夫山，亦名平山，亦曰氏天山，今曰派山”。氏天乃戌夫之误，派乃孤之讹。是孤阜山又得简称为孤山。明以后孤山又讹作孤山，有大小孤山之别，见《方輿纪要》。要之，由滹水所出山之与虬沱水所出山之相接，亦可证滹水即孤水，今大沙河。惟《汉志》《说文》孤河浊流入海，《山经》时代滹水自今新乐以下应东南流至晋县西北注于虬沱水。

鲜于水 石山又有“鲜于之水出焉，而南（一本南上有西字）流注于虬沱”。鲜于水以地望推之，当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

滹沱河之清水河。盖五台与泰戏、戊夫连峰接峦，故水源亦被目为石山之一部分。

皋涂水 淩液水 第三十六山“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淩液水”。待考。

滋水 第三十七山曰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庠沱”。同《汉志》、《水经》滋水。中上游同今滋河，下游应自今新乐县南南流至藁城县北入滹沱河。按滋水源出今行唐县西北，在清水河、大沙河、滹沱河三源之南，高是山则远在此三源之北今灵丘县西北（《寰宇记》），滋水源不得在此，《山经》误。

澠水 高是山又有“澠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即《汉志》《水经》澠水，今唐河。惟汉世澠水东南流至今蠡县南后，折北流会易水，又折东流入海；《山经》时代则汉之澠水自蠡县以下至入海乃当时大河经流，故澠水仅限于上游东南流一段，在今蠡县南注于河。

鄴水 第三十八山曰陆山，“鄴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此水不见《汉志》、《水经》。今按《汉书·王子侯表》载有中山靖王子将梁侯朝平。《水经澠水注》有堀沟，“上承清梁陂，又北迳清凉城东，即将梁也。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刘朝平为侯国。其水东北入博水”。是则将梁当得名于将水上有梁，将水即《山经》之鄴水。将梁城后讹为清凉城，在今清苑县（南大冉）东南二十里。酈道元时清梁陂水东北流为堀沟入博水，此乃后世改道，古鄴水当出自今唐县或望都某山，东流偏北经今清凉城又东注于河。《清统志》保定府界河条载“又有清凉河，在清凉城北”，殆其遗迹。

般水 第三十九山“曰沂山，般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般水即《汉志》博水，般博一声之转。今曰望都河。《汉志》中山国望都：“博水东至高阳入河”。汉世博水所注实为澠水，盖以此段澠水会为《山经》河水经流，故流俗仍称为河。般水所出沂山，郭注音祁，即《水经澠水注》苏水所出近山，沂近形声皆近。此山约当在今唐县东北，苏水出其东北麓，博水即般水出其东南麓。今望都河东

流经清苑县南合方顺河为府河，东北流至安新县南入白洋淀。《汉志》博水当在今安新县西部旧安州界（汉高阳县北境）入滹，《山经》般水即在此入河。

燕水 第四十山曰燕山，“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燕易音近，燕水应即《汉志》出中山国北新城西北东入滹之易水，亦即《水经》受滹以前之易水。今雹河。其水出自今易县西南。《御览》卷四五引《隋图经》“燕山在易县东南七十里”，东南当系西南之误。据《水经易水注》，易水东流至浑瑊城南，东合滹水，《山经》燕水注于河亦当在此。浑瑊城即今安新县治。

历虢水 第四十一山曰饶山，“历虢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饶山，应即尧山，在今完县西，一名伊祁山，则历虢水应即《汉志》濡水，今为源出伊祁山之祁水，下游为满城清苑境内之方顺河。《水经滹水注》云：濡水“东北迳乐城（今保定市东南三十里）南，又东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称矣”。故《山经》般水入河，历虢水亦得作入河。饶山历虢水在燕山燕水之南，今本《山经》列在燕山燕水之北，当系错简。

第四十二山曰乾山，“无水”。

伦水 第四十三山“曰伦山，伦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伦水即《汉志》涑水，《水经》巨马河，今拒马河。伦山即《水经》巨马河所出涑山。伦涑一声之转。伦水东流注于河，即《汉志》“涑水东南至容城（故城今容城县西北十五里）入河”。汉世涑水所注实为滹水，以其曾为《山经》大河故道，流俗仍称为河。涑水即伦水入河处，当在今容城县东。

绳水 第四十四山“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绳水即《水经》圣水，绳圣一声之转。据《水经圣水注》所叙圣水源流，碣石山应指圣水上游所出大防岭，即今房山县大石河所出大房山，亦有可能指圣水东源广阳水所出西山，即今小清河所出北京西郊潭柘山。《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如燕，昭王“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正义》：“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